

憂鬱的貓太郎

1. 普普的貓

人們不預期的在街上看到貓，有時候會大叫。

「啊—貓耶！有貓耶！」

「哇！真的，好漂亮的貓。」

「可愛耶！」

那一定不是叫我，我不胖也不怪，毛色常見，就是一隻普通的貓，可能是被叫做花梨貓那一種貓。

不過，貓不知道什麼叫可愛，人才知道，人才會把我們弄成他們要的那種可愛。

2. 髒髒的

常常懶得梳理自己的毛髮，蓬蓬亂亂，甚至會掉毛；這邊稀疏那邊光禿，看起來很邋塌，所以很多人不太敢接近。應該是血清素不足，腦袋不時陷入停滯的狀態，或者無端由的憂鬱和惱怒。老是找別人和自己的麻煩，弟弟編織貓說：父親是自殺死的，會自殺就表示很脆弱，一般的貓再怎樣都會想賴著活下去。

3. 恆昌雜貨店的貓

福康街以前叫龍來坑，後來改成這個名字。福康街全長兩百多公尺，最精華的地方大約有一百多公尺，道路兩旁各有三、四十家店面。

我的家就在街道精華地區的恆昌雜貨行，雜貨行的門口貼著一副對聯：「有德有能居此店，無是無非善人家」。這是間老店了，第二代老闆也六十多歲。阿丁伯每天坐在藤椅上，半睡半醒的看電視。糖尿病很多年了，皮膚紅紅白白，身體浮腫，精神不太好。差不多十五坪的店面，賣些菸酒，免洗餐具，塑膠袋，鞭炮，掃把等等，有陣子還賣檳榔。客人來，通常是來自印尼的阿星嫂在招呼。阿丁伯幾個孩子散居在各處，偶爾會回來看看老人。

說是恆昌雜貨店的貓是不太正確的，應該是這條街的貓才對，因為整條街都是我的地盤。只是還是小貓時被抱來這裏，就算這家的貓了。早些時候的人們養貓就是抓老鼠，不會為難貓；不撿不抱，任憑來來去去，很自由。

說是第六代了，同樣是鐵灰色夾雜白線條的家貓，我似乎從未離開過這間店，家裡的人曾經拿出照片指著我說：「恆昌雜貨店只養這樣的公貓，名字都叫『たろう（太郎）』」。

4. 太子經過坐一坐

「龍來」、「福康」兩個名字都和清代乾隆年間的福康安有關係，他帶兵來台灣平定林爽文之亂的時候，路過這個地方，大軍曾經稍作休息，現在還留下

兩塊當時坐過的黃褐色石頭。因為福康安傳說是乾隆的私生子，雖然不是嫡傳也算是龍子了。

石頭上端是切平的，用褐黃色的漆漆得平平整整，很適合小坐。因為顏里長和幾位地方有文化的人一直爭取，鎮公所徵收了街上十坪左右的地，蓋了一座鋪著黃瓦的亭子，種了兩棵樟樹，一塊不銹鋼的告示牌寫著「太子椅」三個字，還有簡單的緣由，地上種了綠草，這裡勉強可以算是一個小小公園，有人乾脆就叫它「太子公園」。

福康安的石頭座椅，是招徠觀光的景點，所以座椅不是那隻貓、狗隨便可以坐上去；更不能舉腳灑尿，蹲下拉屎的。開始時很多貓、狗不知道這麼嚴格，因為是新東西，好奇，便來這邊聞聞嗅嗅，剛想有動作讓彼此成為認識的朋友，就被大喊，甚至被追打，丟東西，只好狼狽逃竄，讓排泄器官突然緊縮，十分狼狽。原來附近有人監視，幾隻錄影機就對著這邊，一有動靜就會被發現，實在很可怕。

唯一不肯即時逃走的就是老緬，慢吞吞的看著趕牠的人，然後慢吞吞地離開。就算被踹了，翻滾了，也還是慢吞吞的爬起來。

老緬小便特別慢，姿勢擺很久才慢慢尿出來，尿一下停一下，後面是用滴的，滴好一陣子，尿完，身體還會顫一顫。

我們始終還是會去坐一坐，躺一躺，快速的來去，貓必須表現是領導人類的行動，不能因為他們的阻止就不去做這樣的事。

5. 世代相傳的貓

恆昌雜貨店的三樓是神明廳，廳堂中間掛著幅拿著淨水瓶、楊柳枝的觀世音菩薩像。圖像前面有兩盞蓮花燈，再下來是裝著歷代祖先神主牌的玻璃櫃，一個香爐，三個白瓷杯子，然後是方形的供桌。兩旁的牆上排列著幾代祖先的照片，第一排最前面的是穿著清代官服的男女祖先，官服、孺人服是固定的模樣，臉孔是照活著時候的樣子畫的。再下來的幾張黑白相片，是照相館照的，就比較真實了。

可以看得出來這家人很像，頭髮髮線很低，眼睛眯眯的，下巴消瘦，有點暴牙。

一不小心會以為阿丁伯從相片裡面走出來，晚上就回到相片裡去。

因為太像了，其他掛在上面的女人照片，好像都跟她們生下的男人沒有關係。

這家人只有丁阿媽會抱抱我，摸一摸，跟我說說話。阿星嫂很冷淡，她過得不好，先生有時候來，講沒兩句就大小聲，甚至還會出手打人。她還能溫柔的跟客人說說笑笑，真是不簡單。丁阿媽的照片掛在牆上也兩、三年了，偶爾也感覺聽到她「喵喵一咪咪」的叫喚聲，那慈祥的聲音在屋內響起，在梁柱和屋頂上繚繞。

6. 寵物點點名

這條街總共有三十幾隻貓，孟加拉貓、摺耳貓、暹羅貓、波斯貓、黑貓、白貓、緬因貓、橘貓、俄羅斯藍貓等等。十幾條狗，台灣土狗、八哥、拉不拉多、臘腸、博美、柴犬、哈士奇、吉娃娃等等，大部分結紮了，並且植了晶片。街上的桂妃美容院上的二樓，有間「喜愛寵物商品店」，一位不定時會來的獸醫，嬰兒和小孩只有六、七個。

街底蕭府王爺宮的乩童曾在恆昌雜貨店裡說，這世代該投胎的人都變成貓、狗來降世。

生小孩太麻煩了，要養要教，勞心勞力，而且發展好一點的孩子，通常不太會管年老的父母，沒什麼成就的才留在身邊，靠老人生活。但是每個人天生喜歡小孩，想要養、想要抱、想要親，想要忍不住親熱，跟他說一些鬼話，這些衝動，貓、狗可以來代替，萬一發生什麼意外，只是難過一陣子，不必負責。孩子生下來，就要沒日沒夜照顧，牽牽絆絆，花錢又兇，要擔心的事確實太多了。

7. 整條街處處有食物

這是個美好的時代，有時早上我會先到文星麵包店，葉師傅會給我一小塊起司，真正的起司，法國的，西班牙的，德國的或者他自己做的。師傅知道我不吃反式脂肪的，摻一點假的油也不行。他試過很多次，一點也不行，他知道我的品味以及搞怪的味蕾。然後去萬利自助餐，總有一塊魚或者香腸，大仁西藥房有時會給我高級的貓餅乾，品質很不錯，只是點心而已，淺嚐就好。其實給或不給沒關係，狗的和貓的畢竟不一樣，營養程度差很多，狗就是比貓粗糙。然後是仙鄉水菓行，老闆娘會有一個專門的角落，放一些水菓。我喜歡熟的香蕉，爛香爛香的，成熟到即將腐爛的狀態，才是真正的好香蕉，味道豐富，層次多；不熟到這個程度，澀澀的能吃嗎？其他家戶，偶爾會有些好吃的東西，路過的遊客也會想要給我們一些食物，不過他們以為貓什麼都吃，花生、仙貝、豆腐乾、薯條…或者只要給，我們就不會拒絕。傻！

8. 宿主建造的房子

做為人類的寄生者，對宿主建造的環境，還是很關心的。

恆昌雜貨店是日本時代快結束的時候蓋的，街上差不多年紀的有順安中藥、筆鋒文具、義錦米店飼料行、福旺金紙行，這幾間斜斜的屋頂用的是台式的紅瓦，這些瓦很舊很脆了，貓在上面踏，都會裂開。屋子主體是磚造的，梁柱、門窗、隔間、地板是木頭的，檜木、肖楠柳、杉。有兩樓的就只有順安中藥、義錦米店飼料行和恆昌雜貨店，其他只是磚瓦平房。最氣派的是那個廢棄的大宅，大宅上面有很多巴洛克式的裝飾，牆面用洗石子的，黑瓦屋頂，還有很多福祿壽、花鳥的圖案，是最氣派的房子。

舊房子後來大部分拆掉改建，早一點蓋的就是兩層、三層，晚一點蓋的就會到四、五層，像 40 號福康便利商店、46 號飛翔手機行的房東郭代書，就是五層樓，很可惜沒有電梯，四、五樓空了很久，沒有人要租了。兩、三層樓的占最多，像 24 號鑫亮五金行、26 號億速達通訊行、32 號濱江花店、36 號大仁西藥房、23 號吉利機車行、39 號燦燦美髮、51 號鴻亞西服店等等。還有就是用舊房子再加搭鐵皮屋的，像 25 號順來豆早餐店、27 號仙鄉水果行 48 號一坪地雞排，沒有門號蕭王爺宮旁邊的珍珠飲食店。

蕭王爺宮是最老、最大間、最漂亮的房子，每隔幾二、三十年就會重修一次，現在的王爺廟全部都是鋼筋水泥的，牆面和樑柱上面畫了二十四孝、三國演義、封神榜的故事，屋頂是黃瓦，上面有神仙，也有龍鳳，又鮮艷又熱鬧，是沒有那家可比的豪宅。

福康街最高的樓房是東興大樓，每層樓有六戶總共七層，有兩部電梯。住了很多外地來的人，來來去去，有的連顏里長都不知道。比較寬的是兩間咖啡店黑鬍子和野靈魂，黑鬍子是跟顏里長租的，這裡原來是堆雜貨的倉庫，野靈魂的屋子總共三層半，原來住了一家十幾個人，後來子孫分散，空了很久，有點髒亂，便宜租了出去，兩間咖啡店都有四、五十坪那麼大，是本地、外地年輕人最喜歡去的地方。

9. 我的世界

恆昌雜貨店三樓只有神明廳，前面有塊四、五坪的空地，這裡擺了幾座石製的花台，花台以前上面放了不少花盆，種了很多花花草草，阿丁伯沒力氣到樓上整理，就荒廢了，空出來的花台可以讓我在上面坐坐、躺躺、理理毛，沒事可以往下看到福康街的芸芸眾生，打發無聊的時間。街上的貓友也常常沿著鄰居的陽台、排水管、屋頂逛到這裡來，一起聊天，看雲彩、看星星、看月亮，看街上的人們，之後這裡便有一個名稱叫做「逍遙之台」。有貓友建議去掉「之」字，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特別喜歡有這個之字。

除了被關起來的，被抱著養的，街上每隻貓都有自己的路線，我也很少改變。每天我都要從左街的 35 號恆昌雜貨店出發，走到上街的太子公園，然後走到右街從 20 號空地，開始經過 22 號顏里長家，再走過十幾、二十家店面，來到下街的蕭王爺宮，過街到左街 59 金寶佛具店、57 號義錦米店飼料行，再往前走回到恆昌雜貨店。幾家的圍牆，屋簷，突出物，是我固定巡行的範圍，方圓一兩公里之間的貓、狗、鳥雀基本上都很認識。偶爾我也會去各家各戶走走，不管幾樓，大街或小巷，屋頂或是水塔，只要能落腳，可以抓住什麼，就都可以到達，貓可以走到的地方，人類無法想像。

繞了這樣一圈，沿路上可以看到景象、吃到很多東西，跟很多貓友聊天。日子有時有趣、有時無聊，和所有的貓以及大部分人一樣，這就是我的世界，這裡就是我的全世界。福康街曾經出過現很多人，很多貓、狗，發生過很多事，這些大部分都消失了，沒有幾個人記得，我認識的，知道的，共同存在

的，沒多久也會消失。我能記得的，就是眼前的這些罷了，當然這樣不夠，想要的還好多、好多，但是就只有這麼多。

10. 貓不相信命運

住在濱江花店二樓的是興立電子廠的廠務主任，他每天晚上都要用手機查看網路上明天星座運氣的預測，還聽一位肥鼓鼓的女星座師的分析，如果看他皺著眉頭出門，就知道預測今天的運氣不會好。

萬利自助餐店的老闆最虔誠，像天上的月亮一樣，盈缺固定，初一、十五很準時在門口拜拜，用白鐵桶燒金紙，煙霧瀰漫。

開了五十多年的筆鋒文具店，老闆娘每天拿出黃曆仔細研究，出門要看方位和時辰，遇到事情就要搏筊，家裡常常傳來木片丟在地上跳動的聲音。

號稱福康街第一筆的郭代書，經常到蕭王爺宮幫忙寫字，家裡有事也經常問神，問的內容包括兒子的工作順不順利，太太的心臟病好壞，自己的事業發展，祖先安不安寧等等，有時狀況不好還會請道士做祭改。

王爺宮的蕭王爺聽說很靈驗，有求必應，大小事都管，信徒很多，神像雕得很威嚴，衣服五彩繽紛、帽子金光閃閃，然而人們不知道，半夜時分，很多貓在神龕上來來去去，鑽進鑽出，鬧一些事，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人類的頭腦是有缺陷的，不像我們那麼完整，他們相信的東西，貓都不相信。

11. 一間浮華

「黑鬍子咖啡店」牆上有狂野的貓王，文質彬彬的白潘，香豔的瑪麗蓮夢露，電影西城故事等等的海報。還有黑膠唱片，一台哈雷摩托車。吧檯供應萬寶路、駱駝牌的煙，古巴雪茄，**Budweiser**、**Miller** 啤酒。

店長頂哥嘴上留著克拉克蓋博式的黑鬍子，笑容迷人，抽萬寶路的煙。

店內一直播放著慵懶，深情的納京高的"**When I Fall in Love**" "**Too Young**"等等流行歌曲。

艷艷，是布偶貓和暹羅貓混血的，身材勁瘦，白灰的毛色夾雜巧克力色斑點雜紋，牠被頂哥前女友拋棄，軟心的男人捨不得收養了。前女友每換一個男朋友就換一隻貓，這是她的習慣。頂哥還是很愛前女友，雖然有新女友了，還是 line 來 line 去。新女友也不時用手機視訊前男友，吵來吵去，很熱鬧。

艷艷的個性和這間華麗、豐富又靡爛的店，風格很不搭配。

「你知道我為什麼叫艷艷嗎？」

我看看牠，搖搖頭，牠穿著印有「黑鬍子咖啡」標誌黃綠色背心，戴著白底紅條紋的三角小帽，聖誕節拐杖糖那個顏色的，小帽上還有一小撮金色的穗子。

牠的眼光犀利，表情冷漠。

「你知道我名字的意義嗎？」

「呼嚕呼嚕一艷，不就是一不知道。」
「艷是十月，十月代表什麼意義？」
「真的不知道。」
「革命！革命成功！」
「這樣啊。」
「所以我名字是有意義的，懂了嗎？」牠很嚴肅的說。
「阿一了解了。」
「你知道什麼是革命？」
「呼嚕呼嚕一這個問題？」
「回答我。」
「……。」我看著牠頭上那頂小帽。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為什麼叫たろう，又為什麼叫太郎？」
「這個……」
「遺孽！」
「啊——」

深夜或假日的晚間，牠和一些喜歡那種調調的貓，會聚會在一起朗誦詩。
內容大概都是：

咖啡、爵士樂、啤酒、長跑、腳踏車、健身房、珍珠奶茶，小確幸，微創傷
等等。

我去過一次，但覺得很彆扭，不去了。

12.時代藝術

路上遇見一隻黑橘白混雜的三色貓，這傢伙精力旺盛，眼光炯炯，看起來
很愛熱鬧的樣子。三色貓停下腳步，看看我，然後走過來說：

「新開那家店叫『我不是在咖啡店就是在咖啡店的路上』。」

「呼嚕——呼嚕，又開了一家。」我說。

「不如開雞排店還是手搖飲料店，像『一坪地』生意就很好。」三色貓說。

「說的也是，反正在大街上的就是人們最想要的，不要的很快就淘汰了。」
我說。

「『野靈魂』那家比較亂，出入的人看起來爛爛的。」三色貓說。

「呼嚕——呼嚕，艷艷的那家比較好，去的男女很紳士，水準高。」我說。

「去『野靈魂』的那批，什麼雷鬼、重金屬、酷兒什麼什麼的，不過那些愛
喝酒鬧事的爛人，對貓比較友善。可是一顏里長好像不喜歡他們。」三色貓
說。

「顏里長是古代人，完全不知道年輕人的世界。」我說。

「服務很熱心。」三色貓說。

「大椿腳。」我搖搖頭說。

「那批人什麼都反對，嘲笑那張太子椅，說是假的，還去噴漆。又說『龍來』、『福康』名字很差，要改過來，地方的人很生氣，報警抓人。實在是，明明是錯的，亂湊的。」三色貓說。

「好像是嘉慶君。」我說。

「哈哈，是昭和太子才對，日本天皇年輕的時候來過。」三色貓笑著說。

「真的嗎？我搞不清。」我說。

「遲早要被改過來的，否則他們還會去噴漆。」三色貓說。

「嗯。」

「『野靈魂』聽說還餵藥給貓、狗吃。」三色貓說。

「藥！」我嚇了一跳。

「會搞，有創意。」三色貓說。

「真的啊？不知道會怎樣。」我說。

「聽說飄飄欲仙，精力旺盛。」三色貓說。

「人就是比畜牲厲害！呼嚕—呼嚕。」我說。

「畜牲？」三色貓說。

「街上很多人這樣罵他兒子，開口閉口都說兒子是畜牲，畜牲不如，我也學會了。」我伸伸舌頭說。

「彼此彼此。」三色貓點點頭說。

「呼嚕—呼嚕。」

這隻三色貓是誰？是那家的？可能是東興大樓裏某一家的，不太清楚，只是在路上遇到，隨便說幾句。

13.貓比人想像的高明

顏里長走進恆昌雜貨行，坐在一進門的藤椅上，阿丁伯拿起桌上的茶壺，倒了杯茶，和他互相敬了煙，點了火。

「便利商店就是不行，跟店員講的話他們都聽不懂。」顏里長歪了歪嘴說。

「嘿嘿嘿，聽人說，東西難吃，冰凍的，確實。」阿丁伯說。

「誰要吃那種，偷工減料。」顏里長重重的吐了口煙，曬得黑黑的臉，泛著油光。

「現在人不懂吃。」阿丁伯的煙，徐徐的由黃褐色的牙齒間流出來。

「跟他說黃酒、紅露酒，說不知道，啤酒價錢那麼貴。」顏里長說。

「年輕的沒聽過。」阿丁伯說。

「還是老的好。」顏里長說。

「不能講價的。」阿丁伯說。

「長壽菸一百塊，變沒味道。」顏里長說，拿起手上的煙看了看。

「公賣局賣的，愈來愈不了解。」阿丁伯說。

「這個國家很奇怪。」顏里長說。

「沒人情，進去就是買，買完就走。對了，這次數量要多少？」阿丁伯說。

「就是這樣噃，來！這張給你，明天我找人來載，送去王爺宮。」顏里長一面用手抹了抹臉說。

阿丁伯接過紅紙，看了看。

「量有比較多。」

「廟興，來食福的愈來愈多，贊助也比較多。」顏里長說。

「好事啦。」阿丁伯說。

「對，那個電子廠的廠務主任，有來找你莫？他們廠要辦聚餐，酒水我要他來找你。」顏里長說。

「姓潘的那一個？」阿丁伯把半根煙在菸灰缸捻熄說。

「對、對。」顏里長說。

「沒哩。」

「這個人，我給他幫很多忙，水溝不通，排廢水給人告，工人打架，我都幫他處理，幫忙和解。」顏里長說。

「伊有伊的出頭。」阿丁伯說。

「聽說這主任是花錢買來的，很多人不服，這個廠務歹做。」顏里長說。

「好康的大家也要搶。」阿丁伯說。

「社會就是這樣。」顏里長說。

「伊沒來，伊某有來買一些東西。」阿丁伯說。

「潘太太，一百公斤那個，歐。」顏里長說。

「走路會喘，講話也會喘，汗一直流。」阿丁伯說。

「太大隻啦，潘主任也太辛苦，翻身都翻不過來。」顏里長說。

「嘿嘿嘿，愛講笑。」阿丁伯微笑說。

「別笑伊，我也九十公斤，肚子太大，肉吃太多，醫生講我會心臟麻痺死掉。我不吃會死，吃也會死，乾脆吃死好啦！哈哈。」顏里長拍拍胸口說。

「不會啦，做長官要像這樣才有架勢。」阿丁伯說。

「你這隻貓看起來不會老，奇怪，七、八年前看伊這樣，現在還是這樣。」顏里長忽然低下頭看著我說。

「沒啦，換過了。」阿丁伯說。

「不是叫たろう（太郎），有時在街上看到，叫伊會應呢，會回頭。」顏里長說。

「都是叫たろう（太郎）。」阿丁伯說。

「這樣啊，莫怪。我卡愛狗不愛貓。」顏里長說。

「是啊，伊很乖，好像講什麼都聽得懂。」阿丁伯說。

「怪怪，不知在想什麼？」顏里長說。

「就是貓啦。」阿丁伯說。

14.不值得活的生命

畢竟是隻覺醒的貓，我在「野靈魂」咖啡店聽過一位靈療大師說過，眼前的世界是個黑黑的，密閉的鐵房子，人在裡面見不到光，呼吸不到好空氣，生命沒有意義，我們應該當趕快覺醒，立志要當鐵屋子中清醒的人，睜大眼睛看清楚世界。這番話讓我受到了啟示，覺得自己應該做這樣的貓，做一隻生命覺醒，思想覺醒，行動有意義的貓，為自己的生命做出貢獻。不過，醒過來後，不太確定要做什麼，跟人談覺醒的事，很多貓以為我信教了。

「那個教？佛教，基督教，道教還是密宗？」

牠們勸我別被人類教壞了，牠們自以為是我們的主人，實際只是我們的奴僕，人類比貓的品行和心眼壞多了，別學人類。貓畢竟是四條腿的，不適合像人類這樣站著走路。只有人類學貓的模樣，學貓的叫聲，貓絕不會去；也不願意學人的樣子。

然而受到這個思想影響，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著同類，我以為大部分的貓活著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多一個少一個沒有差別；多一萬個少一萬個也沒差別。大部分的貓假假的活著，愚昧的度過一天又一天，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然後，不知不覺的，不甘不願的死去。牠們不知道為何會出現，也不知道為何會死去。

15.福康招財貓

天氣太熱的時候，我會走過燙燙的馬路，一面走一面甩腳，快步去到福康便利商店。

站在門口，在玻璃門邊等待，有客人來，門開了，就進去。

進去後找一個靠窗的長條桌子，跳上去，坐下來。

這些動作通常會引起店內一陣騷動，不少人會靠攏過來。

拍照、合拍、撫摸、拿東西逗我，甚至抱起來看看是公是母，通常我就是不變應萬變，放軟身體，任他們擺佈，客人高興就好。

沒人的時候就坐在窗前，東看看，西看看，有時眯著眯著，也會睡著，不過就一兩個小時吧，身體涼了就走。

有很多人拍了我的照片，傳到臉書和 IG，稱我做「福康便利貓神」、「福康貓太郎」、「福康招財貓」、「福康療癒貓」等等，很多人按了大心和分享，也有人專程來看，旅遊節目也會來拍。

這些稱號中最不滿意的是「福康招財貓」，看看那些招財貓的照片、陶瓷和玩具，那隻肥敦敦的白貓，舉了一隻手向人招徠，身上披金戴銀，掛的裝飾品又紅又綠，滿臉假笑，裝可愛，俗氣，又虛假，我有那麼不堪嗎？

福康便利商店店長和員工當然很歡迎，我是隻安份的老貓，不吵不鬧，只是消耗一點點冷氣。每個客人看到我都是面帶微笑的，在店裡多留一會，可能就會多買一兩項東西，有了名氣，店的生意也好。

也有人酸我，不替阿丁伯的恆昌雜貨店做廣告，還去競爭對手的商店賣

萌，簡直是種背叛。

我對那些話沒什麼感覺，他們講的，貓懶得理，從來沒有想要遵守「人」說的規矩。人總是用自以為「對」的想法去要求貓，除非不得已，那隻貓會服從呢？

16. 貓太郎沒惹你

潘主任走到架子邊，買了一盒壽司，點了一杯美式咖啡，然後走到長條桌子邊，看到我似乎嚇了一跳，轉頭瞄了瞄櫃台，店員聳聳肩，兩手攤了攤。

手機響了起來，潘主任把壽司、咖啡杯，放在桌上，拿起電話靠在耳邊。

「……三十二桌，坐得下啦，去年三十五，今年人少了十幾位。」潘主任說。

「預備兩桌，吃素的有三十多個，三桌人太多，四桌人不夠，太浪費。吃素的又說要跟同課的人坐一起，不要坐素桌。」電話傳來一位尖銳的女生聲音。

「這些人就是這樣，一人份的素餐三百多塊吧？」

「漲價了，四百二。」

「哇，這次廠慶增加不少錢，會計會不高興。」

「這些人不怕麻煩別人，調查完了，統計好了，又來變更，不要跟誰坐，要跟誰坐，變來變去，心不清。」

「做人的事就要有耐心，服務，服務，嘻。」潘主任嘆口氣。

「要環保，要愛地球，不這樣就會下地獄。」

「沒有啦，沒有人這樣說。」

「就是看不慣那些人。」

「尊重，尊重，有些人吃素是為了健康。」

「像我們教會的就不會，讓人家好做事嘛，這麼麻煩，又那麼貴。」

「秀婷，要有耐心，到時候反彈，不好做事。」

「知道啊，總經理那邊很多黑函，誰寫的我都知道。」

「尊重，尊重。」

「強的動物沒有吃素的，獅子、老虎、熊、老鷹，你看看，羊、牛吃草的，都被欺負。」這個女子的聲音很激動。

「……」

「貓、狗、豬也不吃素。」

潘主任瞄了我一眼。

「秀婷，吃早餐了嗎？」

「還沒，抱歉，抱歉，主任還沒吃吧？」

「阿—」

「我很快就統計好了，再傳給主任，十點以前。」

「好好好，辛苦了，哈里路亞。」

「哈里路亞。」

潘主任收起手機，放在一邊，打開壽司盒，用竹叉子，插起一塊豆皮壽司塞進嘴裡。臉色陰沉沉，一面咀嚼一面瞪著我。

17.貓就是商人

「你太不誠實了，不是很討厭每次捉弄你的阿丁伯的兒子雄哥嗎？為什麼還是在他面前叫得這麼溫柔，去磨蹭褲管，真可怕。」艷艷用著挑釁的語氣說。

「還好啦，他不時會帶東西給我吃。」我說。

「把你丟向半空中，從脖子那邊把你提起來，拿你的臉去磨地板，這樣好嗎？」艷艷說。

「還有人把『一坪地』的花花從二樓推下來，看牠能不能夠四腳落地。」我說。

「試試貓有九條命？」艷艷說。

「沒有的話，要對雄哥張牙舞爪，咬他嗎？」我說。

「至少冷漠點，還一直靠過去。」艷艷說。

「總是要有人摸啊，摸了我，這樣他的味道才熟悉啊，沒有都不認識了。」我說。

「是啊，自家的人，這個很重要。」艷艷說。

「雄哥身上沒有我的味道，感覺很不安全。」我說。

「真的，現在還有很多古代的人，不知道尊重貓。」艷艷說。

「呼嚕呼嚕，貓就是商人，別忘記了。」我很慎重的說。

「你發明的說法。」艷艷說。

18.花開富貴

阿丁伯在雜貨店內放了七、八盆植物，富貴竹、發財樹、金錢樹、桂花、蘆薈，發財樹、蘆薈這兩種枝條茂盛，生意盎然，其他的奄奄一息。吊在右邊的螃蟹蘭長得就不太一定，阿丁伯很少管它，每隔一兩天澆一次水，不料自己長得很好。每年冬末初春就一盞一盞的開出鮮豔的紅花，非常喜氣。更誇張的是有一年，整顆螃蟹蘭中間以下全部開花了，像瀑布一樣一層層的垂下來，每個來店的客人都驚嘆不已。

阿丁伯有時會跟那些花草講話，有時他也會側著耳朵靠近花草，好像在聽它們說什麼。

螃蟹蘭開得好，阿丁伯一年心情就好。開不好，眉頭就皺著，心情一年就差。

19.家裡的動物們

熱天的時候，阿星嫂點蚊香燻雜貨店裡的蚊子、飛蛾、蛾蚋，噴殺蟲劑殺

蟑螂、螞蟻、甲蟲、蒼蠅，蜘蛛。

噴殺蟲劑的第二天，地板上可以看到東一隻西一隻的死蟑螂，或者中了毒還在爬行的蟑螂，螞蟻也是成堆的死，如果在室外，她會用舊報紙點火，沿螞蟻的路徑燒過去。被燒的螞蟻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音，身體發出焦焦的香氣。

阿星嫂掃這些蟲子的時候看起來很高興，嘴裡嘖嘖的唸著：

「這麼多啊，這麼多啊，你們！」

殺蟲劑雖然很香，但是很可怕，會讓我鼻腔裡面腫大，眼眶刺痛，打噴嚏，咳嗽，喘不過氣來。蚊香讓鼻子、嘴巴、肺部、毛髮滿滿的煙燻味，呼進來和吐出去都是那個味道。蚊子有少一些，但還是來。連我的鼻子都被叮過，吸過血。阿丁伯常常被很多蚊子咬，有時同一個地方聚了兩三隻，他好像沒有感覺，只在皮膚上留一個小紅點，好像也不會癢，不像我的鼻子會腫一個包，又癢又痛，一兩天不舒服。

阿星嫂特別怕蚊子，蚊子又特別喜歡叮她，常常可以聽到拍打、驅趕蚊子和詛咒的聲音。

蚊子多，蟲子多，壁虎就長得很好，牠們吃得多，身體圓滾滾，會互相追打打，不時會從牆壁上掉下來。

壁虎看到我，當然飛也似的逃走，模樣很滑稽，以前年輕，很喜歡去追牠們，抓到以後，玩來玩去，斷掉的尾巴很有趣，也可以玩一陣子，現在已經不玩這無聊的把戲。

20.換了鳥

阿丁伯跟阿星嫂說：

「這下麻雀、燕仔少了很多。」

「這樣啊？」

「以前屋簷鳥到處飛，街上，樹上，桂妃美容院那邊以前有大榕樹，暗晡頭屋簷鳥都會飛回來，幾千隻幾萬隻，一直叫一直叫，很熱鬧。」

「歐，很髒厚，我們印尼老家還是這樣啊，很會大便，很多啊。」

「屋簷鳥會在沙裡面打滾，洗澡，很可愛。」

「還有啦，割稻的時候會來，一大群一大群，站在電線上，電線都壓壞了。」阿星嫂說。

「燕仔也不見了。」

「咦，真的沒看到，有時候會看到。」阿星嫂詫異地說。

「麵包店到筆鋒文具行那邊，你知道嗎？以前是開布莊的，五六間，屋簷上都是燕仔，家裡也築巢的。」

「好像有印象，我嫁來的時候，陪家信去買過布，燕仔飛來飛去。」

「拆掉以後就沒有了，燕仔不知道飛去那裡。」阿丁伯的聲音變小了，有點微弱。

幾隻八哥飛到雜貨店前面，跳來跳去，歪著頭，眼珠骨碌碌地看著店裡。

我眯起眼。

「以前貓會抓鳥，常常含在嘴巴裡，在街上走。」阿丁伯用手點點我。

「沒有看過。」

「這下八哥很多，外來種的，會吃麻雀。」

「對啊，印尼很常看到。」

我的眼睛亮了一下，不知道為什麼，尾巴輕輕地搖起來。

八哥跳前跳後，在地上啄啊啄的。

「現在都住在道路標誌桿裡面，鐵的，鐵的那種，一根一根很高的那種，早上去散步很常看到。」阿丁伯伸起手臂，彎起來，想說清楚。

「很多厚，有的會講話，有的會唱歌。」

「那是人家家裡逃出來的，那個活不久。」

「是厚。」

「真聰明，巢建在樹上，颶風、下雨很危險，一下子就壞掉，交通號誌桿貓和老鼠爬不上，只有老鷹還有辦法。」阿丁伯說。

「老鷹？」

「以前老鷹也會抓貓來吃。」

「好恐怖歐。」

「這下麻雀、燕仔少了很多。」

「時代啦，時代啦。」

其實阿丁伯沒有注意到福康街的貓和狗也換了，什麼孟加拉貓、暹羅貓、波斯貓、緬因貓、俄羅斯藍貓、拉不拉多、臘腸、博美、柴犬、哈士奇、吉娃娃……本地的貓、狗不見了。

「人生一好一快啊。」阿丁伯的聲音拉得好長。

貓、狗比人更快，人類是不了解的。

我站起來，心情低落。

那幾隻八哥像觸電一樣，急速拍著翅膀逃走了。

21.狗沒有規矩

順安中藥行前整修地面，水泥匠費心的用抹刀，來來回回把濕濕爛爛的水泥修得平滑、齊整，好看。

抹好後，老闆用塑膠繩圍起來，等乾了再鋪磁磚，因為擔心有人或車不小心踩到、壓到，又擺了幾個花盆、椅子放在前面。

第二天早上，水泥地上還是出現腳印，兩排狗的腳印。

「狗和貓真的不一樣，看那腳印。」我說。

「是吉利機車行的拉不拉多狗 lucky 的，沒錯，看就知道。」福旺金紙行的龍眼說。

「老闆應該養貓的，牠會阻止不懂事的狗。」一坪地的玳瑁說。

「狗就是膚淺，動不動就叫嚷，就激動，大部分的叫是沒意義的。」我

說。

「就是這樣人才會喜歡牠們。」龍眼說。

「很多人也是這樣。」玳瑁說。

「低級反應。」我說。

22.狗很裸露

狗是沒有禮貌的動物，天生就是這樣。牠們生殖器和屁眼就露在外面，尤其是公狗。狗一見面就要聞對方這兩樣東西，如果不肯被聞，就會咆哮，就咬，就打起來，真是不文明。顏里長的哈士奇狗哈利，大仁西藥房的臘腸狗愛麗絲，星光燈具的柴犬庫洛就是這樣。

更令人尷尬的是：那些沒有處理掉或沒處理好生殖器的傢伙，不會看地點、時間、人物、場合，就公然的要交尾，趴在對方身上拱啊拱的，真令人尷尬。經過文明洗禮的，就好多了，甚至不知道要做那件事，不知道那樣是在做什麼。

貓的就掩藏得很好，外表完全看不出來，初見面也不會那麼粗魯，就是觀察，再觀察。

23.貓拒絕戲謔

一隻身上滿是白色泡沫，渾身濕漉漉的貓，從「福康便利商店」玻璃窗前面匆匆跑過去。

一位身材苗條，長髮披肩的年輕的女生，慌慌張張的在後面追趕。

「貓討厭洗澡。」一個穿著整齊，戴黑鏡框眼鏡，模樣很像中學老師的男人說。

「怕水。」剃著光頭，跟他坐在一起望著窗外的同伴回答。

「這主人也真搞笑。」

「漂亮呆女生，貓不愛水，也不喝水。」

「有啦，很少。」

「洗乾淨不是更好，香噴噴，免得自己要梳毛。」

「就是啊一跑什麼跑。」

「做作。」

「好像是水菓行的女兒，什麼雪芳，我教過她公民。」

我偏過頭，不想聽這愚蠢的話。

這些自以為是的人類，什麼都不懂，還講得頭頭是道。

年紀大的，閱歷多的，很容易會被這些幼稚的言論惹惱。

什麼香噴噴，難聞死了，根本不是貓的味道。

被洗的貓受不了，其他貓也沒有一隻受得了。

「畫面真滑稽。」

「做作。」

「你說貓還是那個女生？」

貓是從沙漠裡走出來的，所以幾乎不喝水。

沙漠裡的水塘裡有鱷魚，旁邊有土狼、獅子、鬣狗……去喝水很危險，那些傢伙經常埋伏在水塘邊。

「嗯—」

「你就是討人厭。」

「原本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玩意，現在連無產階級的都玩物喪志。」

「同志輕鬆點。」

「有太多飢寒交迫的人，需要我們去關心。」

「哈哈，同志輕鬆點，真的，有很多流浪貓、狗需要我們去關心。」

「人好嗎？我說的是人。」

濕濕的貓用前爪抓著排水管，跳上牆壁，再跳上屋頂，站在那裏，然後回頭往下望。

那個長髮飄逸的女子，氣呼呼的踱著腳，雙手叉腰，嘴裡喃喃唸著。

貓拒絕被這樣玩，所以不喝水，光吃獵到的蜥蜴、老鼠、青蛙水分就夠了。

年輕女生仰著臉，指著貓，右手由上往下畫了個弧度，那個手勢就是要牠下來。

有幾個人走過來，抬起頭來看那隻貓。

「你覺得貓會下來嗎？」模樣很像老師的男人看著我說。

「完全不重要。」

上帝太惡劣了，開這種玩笑，動物都要喝水，大象、鹿、豬、鳥、羊、斑馬都要喝水，冒著生命危險到水邊，不喝就得死，喝水也很容易被殺死。

貓拒絕被這樣玩，不去水邊，不喝水。

人類懂嗎？

人類會拒絕上帝給的戲謔嗎？

女生嬌聲的在地上又吼又叫的，屋頂的貓忽左忽右搖動著尾巴，沒有回應，年輕女生雙手合掌，前後膜拜，開始用哀求的方式要貓下來。看那嘴型好像在說：

「咪咪、咪咪，下來啦！危險啦！」

有些人也在幫忙揮趕、叫喚，還有人去拿食物，甚至撩貓棒也出現了。

「這群可笑的人，不覺得嗎？」

「生活小趣味嘛。」

「小確幸，一時爽，黑白凸，這就是台灣。」

「哈哈。」

「太需要改造了。」

這人至始至終沒有看我一眼，還算好，並沒有要把我趕下檯子，還是讓我

看窗外的景色。

「沒人理你。」模樣很像老師的男人一面看著我，一面微笑著說。

貓往下看他們，搖動身體，甩甩水，轉過身，翻過屋頂的另一面，消失了。

24.熱情的小跳

少女雪芳出現，福康街的貓、狗就會感到很緊張，瞪起眼睛，豎起耳朵，弓起背。因為之後可能會有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小跳現身。

那隻咪咪應該不想回家吧？既然有機會逃出來。

那個小男孩只要看到貓、狗他便會大聲喊叫，衝過來，抱起你，用臉頰摩擦，用下巴蹂躪，肥肥的手掌、手肘勒住你的胸部、腹部，讓你喘不過氣來。然後竟然還要接吻，用舌頭舔臉，真是太勉強了。人的嘴跟貓、狗的嘴能合適嗎？

小跳本身就是塊起司，身上酸酸臭臭，一股股發酵的怪味道，講話大舌頭，聲音沙啞又愛說個不停。

他記得福康街所有貓、狗的名字，在街上很遠處看到他，必然要趕快轉身，否則被發現了，必然聽到尖銳的喊聲，然後一路追過來：「太郎！太郎！貓啊～那隻老貓～」

丟臉死了。

姊弟實在差太多了。

25.如夢仙境

每次經過「燦燦美髮」，就會停下來，盯著玻璃窗裡面兩隻美美的，很夢幻的波斯貓。

牠們很習慣這樣被盯看吧，沒有什麼反應。

幾乎沒有對話過，有一天終於停下腳步，坐在晶瑩剔透的玻璃窗前，用心的看著。

隔了好一會，牠們才慢慢走過來。輕緩緩的坐在我的眼前，似有若無的搖著尾巴。

牠們的毛髮蓬鬆，修整得非常優雅華麗，簡直是會走動的美夢，不可置信的幻想。灰褐色的那隻眼睛是玫瑰色的，淡紫色的眼珠是藍色的，令人覺得詭異又綺麗。

隔著厚厚的玻璃，其實聽不到彼此的聲音。不過只要張開嘴，就大概可以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不出來嗎？」我熱切的說。

「既然是這樣了，就這樣吧。」玫瑰眼珠的說。

「安心做一隻蟲。」藍色眼珠的說。

「就安心吧。」玫瑰眼珠的說。

「呼嚕呼嚕，不想衝撞嗎？改革嗎？」我渾身發熱，發燙，腦中感到陣陣昏眩，有點站不住。

「不要這樣說。」藍色眼珠的說。

「追求愛與美的生命也很有意義。」玫瑰眼珠的說。

「更值得認真。」藍色眼珠的說。

「衝撞的很快會被衝撞，改革的很快會被改革。」玫瑰眼珠的說。

「哇！」我突然有點降溫了。

「推翻的，很快會被其他的推翻。」玫瑰眼珠的說

「呼嚕呼嚕，智慧太高了。」我說。

「電視或者手機看多了就知道。」藍色眼珠的說。

「還是找機會出來吧。」我說。

「你覺得我們適合在街上嗎？」玫瑰眼珠的說。

「希望出來的時候能看到你。」藍色眼珠的說。

玫瑰眼珠的偏過頭去。

牠們的臉幾乎是沒有表情的，但眼珠看得出心意。

我掉頭離開，胸口莫名其妙的有種甜蜜的酸楚，牠們不只炫麗的外表而已啊。

26.歡迎到此一遊

太子公園有點名氣，網路上有些介紹，不少遊客會過來看看，這兩塊太子坐過石頭，最令人嘖嘖稱奇。遊客包括騎腳踏車、摩托車、開自用車的客人，大部分會在這兒拍照，上傳，分享給跟親朋好友，也有會做筆記，甚至會拿出尺來量石頭尺寸的。之後會進到福康街上走走，恆昌雜貨店算是很少見的了，遊客們會來店門外參觀、參觀，也會進來買點東西。廢宅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地方，很多人覺得可惜，認為應該給她復舊才對。至於古蹟蕭王爺宮則是愛好地方文史和信仰虔誠的人，一定會到的地方。

遊客們最多人去的店家是福康便利商店，其次是萌朵水果飲茶店，另外黑鬍子、野靈魂、我不是在咖啡店就是在咖啡店的路上這三家咖啡店的生意也很好。

街道上隨意走動的貓，狗，也經常成為遊客追逐拍照的對象。基本上動作不要太大，不要發出怪聲，身上味道不要太難聞，有耐心，貓、狗是不會太在意的，拍完也不必給貓、狗看，我們沒興趣，遊客喜歡就好。

27.生之慾力

春天，草籽不放過可以發芽、生長的地方。福康街空廢的土地，車道、人行道、牆壁的縫隙，菜園、花園、屋頂淤泥、水管堆積物，甚至水溝深處，長起了黃綠、青綠、深綠的雜草。

然後，會開花的植物，在幾次綿綿的春雨、溫暖的春風之後，在熱熱陽光

下開出五顏六色、大大小小的花朵，放出濃濃淡淡的香氣。

年輕的貓踏著輕佻的步子，扭動靈活的身軀，忽快忽慢的走動，四處跳上跳下。狗在草地上打滾，鑽動，在街道上氣喘吁吁地胡亂奔跑，口水亂噴，不知道為什麼的吠叫。

福康街四十一號是一棟大型的廢宅，樓房加建築，面積有個三、四個籃球場那麼大，院子裡，種著十幾種樹木，羅漢松、夾竹桃、花柏、枇杷樹……其中幾棵已有四、五十年的柚子樹，春天來的時候便陸續抽芽、開花，香氣濃郁，半條街都聞得到。

不知道是不是柚子花的毒素，還是其它花粉的，這個月我的鼻腔腫起來，呼吸困難，頭腦微微的發燒，輕度的暈眩。

28.編織貓的玄奇故事

仙鄉水菓行進了一批蓮霧，幾十個裝蓮霧的紙箱堆在巷子裡，堆了兩天還沒處理。

路過的、習慣在這兒進出的、被通知的貓都來了，大家在紙箱堆裡鑽來鑽去，爬進爬出。

接到消息的我走過來，是不是要加入牠們，有點躊躇，不過連「燦燦美髮」的淡紫色貓也來了。

她興奮的跳進這個箱子，跳出那個箱子。

「來呀，來呀，太郎。」

「歐歐。」

有幾隻在咆哮，互相追逐，假兇，還弄翻了紙箱，有的就靜靜地躲在裡面，眼珠骨碌、骨碌的轉，模樣感覺很享受，很安然。

雖然也很想跳進一個箱子，只是一直在想，這些貓究竟在做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做？

在這堆紙箱前，遇見了筆鋒文具店的編織貓和東興大樓的三色貓。

「你們兩個長得很像。」三色貓說。

「同一個母親，不同胎。」我說。

「太郎頭腦比我好。」編織貓說。

「沒有、沒有，比較老而已。」我說。

「兩個都是多愁善感。」三色貓說。

「是嗎？」我說。

「可能像爸爸，牠是自殺死的。」編織貓說。

「蛤！」三色貓大吃一驚。

「不確定啦。」我說。

「是跳河自殺的，說是被小人說了壞話，想不開。」編織貓說。

「第一次聽到貓會自殺。」三色貓說。

「那時候牠和主人相處不好，常常被說牠好吃懶做，好幾次被趕出家，不

給牠吃東西。」編織貓說。

「很傷心，遇到慣老闆。」三色貓說。

「我去過牠跳水的地方看過，感覺水很淺，淹不死，說不定身上綁了石頭。」編織貓說。

「好了，好了，別再編了。」我說。

「嗯，還需要再多了解，總之被撈上來的時候，媽媽有去看。」

「好了，好了，說別的。」我說。

「對了，聽說老緬過去是個人物。」三色貓說。

「是啊，老緬是左街的戰狼。」

編織貓每天看起來都精神萎靡，比我嚴重得多，滿臉若有所思的樣子。說話時兩眼發直，瞪得很大。筆鋒書店太陰暗潮濕了，老闆收藏了太多亂七八糟的古代線裝書、奇情、鬼怪、偵探雜誌、小說等等奇聞軼事的書刊，影響牠太大了。

「那時候我們這邊和嘉陽公寓那邊的貓、狗打鬥，老緬抓到牠的爸爸，又咬又踢得把牠弄死。」編織貓說。

「牠爸爸？老緬知道嗎？」我說。

「現場？」三色貓說。

「當大家的面？」我說。

「現場，大家親眼看著。」編織貓說。

「牠爸爸在嘉陽公寓？」三色貓聲調高亢地說。

「老緬是從興立電子廠旁邊的嘉陽公寓領養過來的，沒有錯，都是緬因貓，誰看不出來。」編織貓說。

「打起來的時候，有時候真的六親不認。」我說。

「真刺激。」三色貓說。

「我只聽過左右街，上下街兄弟貓，姊妹貓互相追打的，也有打到死的，沒聽過老緬的故事。」我說。

「老緬大義滅親，左街的都很感動。」編織貓說。

「真刺激啊，我聽到兩個精彩的故事。」三色貓搖晃著頭，意氣洋洋的說，好像很想參加那個活動。

「老緬的故事還很多。」編織貓說。

「真應該來把這些故事永遠保存下來，說給後生晚輩聽，福康街傳奇，這真是在地的寶貝啊，真有意義啊。」三色貓說。

「好了，好了。」我說。

「太郎，你應該鼓勵牠多說點啊，太了不起了，我敢保證沒幾個人知道貓會自殺，老緬為了保護地方，大義滅親殺掉父親的事。」三色貓說。

「好了，好了。」我低下頭，感覺渾身都在流汗。

「我再問你歐，你知不知道——」三色貓興致勃勃的問編織貓。

「你問，你問。」編織貓很認真的回答。

「到底是福康安還是嘉慶君？還是日本昭和太子有來過，所以叫龍來。」三色貓說。

「問我就對了，其他說的都錯，真的，沒有一個對。這裡有挖出過恐龍的骨頭，一大堆，十幾卡車載不完。因為挖出過恐龍骨，所以叫龍來。」編織貓說。

「真的嗎？」三色貓驚訝的說。

「日本人把它藏起來，因為日本沒有台灣有，不可以。」編織貓說。

「所以一」三色貓說。

「在博物館，要找，一定有。」編織貓說。

「這事沒有人知道，完全沒聽說過。」我感覺很想死。

「哇歐！」三色貓大聲的驚嘆。

「嘿嘿嘿。」編織貓笑了笑。

我渾身發熱，轉身，頭也不回的快跑離開。

29.想像的以為比較好

街道上店家多，看起來繽紛熱鬧，招牌大大小小、五顏六色，讓人眼花撩亂。進入巷子就不一樣了，畢竟是小鎮的一個角落，只有街上還可以，街後就冷清了。

在三十七巷的一輛廢棄的小卡車底下，看到一隻灰白色，綠眼的貓，牠縮著身子，蹲在那兒有氣無力「咩—咩」的叫。於是慢慢地走了過去，聞嗅一番。

「找不到路是吧。」我說。

「一太亂了。」

「很少出來吧。」我說。

「第二次了。」

「主人不讓你出來是有原因的。」我說。

「……。」

「街上不好混厚。」我說。

「別教訓我，告訴我怎麼回去。」

「每隔一陣子就會看到像你們這樣的，不肯好好待在家裡。」我說。

我應該是得意忘形了，教訓人的話最討人厭，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說，就是想說。

這隻貓垂下頭，精神萎靡，綠色的眼珠看向地面。

「總覺得外面比較好，比較有趣，不管主人怎麼攔，就是要衝出去。是衝出來了，然後呢？」我說。

「……。」

「公佈欄、商店門口、柱子上，貼了好多尋找走失貓、走失狗的懸賞啟事，很好笑。其實只要看到，我會很仔細地讀，真的。」我說。

「嗯。」

「病死、餓死、被車壓死，還有被抓去做成香腸的。餓死的最多你知道嗎？現在的貓沒辦法了！」我說。

牠掙扎著站起來，想離開這裡的樣子，乾癟的肚子，散亂的灰毛，看起來很狼狽。

「讓老傢伙說說，發發牢騷，不要不耐煩。這一帶很多跟你一樣，最後還好被人家找到帶回去，運氣很好。」我說。

「嗯—。」牠吞了吞口水。

「白毛的，你跟我走，先去萬利自助餐吃一點東西，再跟我說你住那一帶。」我說。

「歐。」

「大概說一下，我就知道。你能走嗎？我帶你去，那裏一定有東西的。」我說。

「自助餐？」

「我的朋友健身貓，以前叫粉圓，牠的家。那裏隨時有東西吃。」

白色的貓站起來，慢慢地跟在我身後。

「你們沒辦法了，知道嗎？」我說。

「嗯—。」

「別走遠，離家遠一點就沒辦法，不只你們沒辦法，現在的狗也沒辦法。」我說。

「奇怪啊，感覺可以。」

「沒什麼奇怪，那部分已經被人清除了，覺得可以做到的能力只是想像。」我說。

「嗯—。」

「記住了，我們一貓、狗很多事只剩下想像。對了，你叫什麼名字？」我說。

「……。」

「你叫什麼名字？」

「香香。」

「噗哧，又是疊字，真是夠了。」我說。

「自助餐店一快—到了嗎？」白毛綠眼貓聲音微弱的說。